

二 普卢塔克妈妈信口开河

一天晚上，小伽弗洛什一点东西也没有吃，他想起前一晚也不曾有什么东西下肚，老这样下去可真受不了。他决计去找点东西来充饥。他走到妇女救济院那一面的荒凉地方去打主意，在那一带可能有点意外收获，在没有人的地方常能找到东西。他一直走到一个有些人家聚居的地方，说不定就是奥斯特里茨村。

前几次他来这地方游荡时，便注意到这儿有一个老园子，住着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妇人，园里还有一棵勉强过得去的苹果树。苹果树的旁边，是一口关不严实的鲜果箱，也许能从里面摸到个把苹果。一个苹果，便是一顿夜餐，一个苹果，便能救人一命。害了亚当^①的也许能救伽弗洛什。那园子紧挨着一条荒僻的土巷，两旁杂草丛生，还没有盖房子，园子和巷子中间隔着一道篱笆。

伽弗洛什向园子走去，他找到了那条巷子，也认出了那株苹果树，看到了那只鲜果箱，也研究了那道篱笆，篱笆是一抬腿便可以跨过去的。天黑下来了，巷子里连一只猫也没有，这时间正合适。伽弗洛什摆起架势准备跨篱笆，又忽然停了下来。园里有人说话。伽弗洛什凑近一个空隙往里望。

离他两步的地方，在篱笆那一面的底下，恰好在他原先考虑要跨越的那个缺口的地方，地上平躺着一块当坐凳用的条石，园里的那位老人正坐在条石上，他前面站着一个老妇人。老妇人正在絮叨不休。伽弗洛什不大知趣，偷听了他们的谈话。

“马白夫先生！”那老妇人说。

“马白夫！”伽弗洛什心里想，“这名字好古怪。”^②

^①据《圣经》记载，亚当偷吃了乐园的苹果，受到上帝责罚。

^②马白夫（Mabeuf）的发音有点象“我的牛”。

被称呼的老人一点也不动。老妇人又说：

“马白夫先生！”

老人，眼不离地，决定回话：

“什么事，普卢塔克妈妈？”

“普卢塔克妈妈！”伽弗洛什心里想，“又一个古怪名字。”^①

^①普卢塔克（Plutarque，约46—125）古希腊作家，唯心主义哲学家。写有古希腊罗马杰出活动家比较传记。

普卢塔克妈妈往下谈，老人答话却极勉强。

“房主人不高兴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们的房租欠了三个季度了。”

“再过三个月，便欠四个季度了。”

“他说他要撵您走。”

“我走就是。”

“卖柴的大妈要我们付钱。她不肯再供应树枝了。今年冬天您用什么取暖呢？我们不会有柴烧了。”

“有太阳嘛。”

“卖肉的不肯赊账。他不再给肉了。”

“正好。我消化不了肉。太腻。”

“吃什么呢？”

“吃面包。”

“卖面包的要求清账，他也说了：‘没有钱，就没有面包。’”

“好吧。”

“您吃什么呢？”

“我们有这苹果树上的苹果。”

“可是，先生，我们这样没有钱总过不下去吧。”

“我没有钱。”

老妇人走了，老人独自待着。他开始思考。伽弗洛什也在思考。天几乎全黑了。

伽弗洛什思考的第一个结果，便是蹲在篱笆底下不动，不想翻过去了。靠近地面的树枝比较稀疏。

“嗨！”伽弗洛什心里想，“一间壁厢！”他便蹲在那里。他的背几乎靠着马白夫公公的石凳。他能听到那八旬老人的呼吸。

于是，代替晚餐，他只好睡大觉。

猫儿睡觉，闭一只眼。伽弗洛什一面打盹，一面张望。

天上苍白的微光把大地映成白色，那条巷子成了两行深黑的矮树中间的一条灰白道儿。

忽然，在这白茫茫的道上，出现两个人影。一个走在前，一个跟在后，相隔只几步。

“来了两个生灵。”伽弗洛什低声说。

第一个影子仿佛是个老头儿，低着头，在想什么，穿得极简单，由于年事已高，步伐缓慢，正趁着星光夜游似的。

第二个是挺身健步的瘦长个子。他正合着前面那个人的步伐慢慢前进，从他故意放慢脚步的体态中，可以看出他的轻捷矫健。这个人影带有某种凶险恼人的味道，整个形态使人想起当时的那种时髦少年，帽子的式样是好的，一身黑骑马服，裁剪入时，料子应当也是上等的，紧裹着腰身。头向上仰起，有一种刚健秀美的风度，映着微明的惨白光线，帽子下面露出一张美少年的侧影。侧影的嘴里含着一朵玫瑰，这是伽弗洛什熟悉的，他就是巴纳斯山。

关于另外那个人，他什么也不知道，只知道是个老头儿。

伽弗洛什立即进入观察。

这两个行人，显然其中一个对另一个有所企图。伽弗洛什所在的地方正便于观察。所谓壁厢恰好是个掩蔽体。

巴纳斯山在这种时刻，这种地方，出来打猎，那是极可怕的。伽弗洛什觉得他那野孩子的好心肠在为那老人叫苦。

怎么办？出去干涉吗？以弱小救老弱！那只能为巴纳斯山提供笑料，伽弗洛什明知道，对那个十八岁的凶残匪徒来说，先一老，后一小，他两口便能吞掉。

伽弗洛什正在踌躇，那边凶猛的突袭已经开始。老虎对野驴的袭击，蜘蛛对苍蝇的袭击。巴纳斯山突然一下丢了那朵玫瑰，扑向老人，抓住他的衣领，掐住他的咽喉，揪着不放，伽弗洛什好不容易没有喊出来。过了一会，那两人中的一个已被另一个压倒下面，力竭声嘶，还在挣扎，一个铁膝头抵在胸口上。但是情况并不完全象伽弗洛什预料的那样。在底下的，是巴纳斯山，在上面的，是那老头。

这一切是在离伽弗洛什两步远的地方发生的。

老人受到冲击，便立刻狠狠还击，转眼之间，进攻者和被攻者便互换了地位。

“好一个猛老将！”伽弗洛什心里想。

他不禁拍起手来。不过这是一种没有效果的鼓掌。掌声达不到那两个搏斗的人那里，他们正在全力搏斗，气喘如牛，耳朵已完全不管事。

忽然一下，声息全无。巴纳斯山已停止斗争。伽弗洛什对自己说：“敢情他死了！”

老人没有说一句话，也没有喊一声。他站了起来，伽弗洛什听见他对巴纳斯山说：

“起来。”

巴纳斯山起来，那老人仍抓住他不放。巴纳斯山又羞又恼，模样象一头被绵羊咬住了的狼。

伽弗洛什睁着眼望，竖起耳听，竭力用耳朵来帮助眼睛。

他可真乐开了。

作为一个旁观者，他那从良心出发的焦虑得到了补偿。他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他们的话从黑暗中传来，具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剧味道。老人问，巴纳斯山答。

“你多大了？”

“十九岁。”

“你有气力，身体结实。为什么不工作呢？”

“不高兴。”

“你是干哪一行的？”

“闲游浪荡。”

“好好说话。我可以替你干点什么吗？你想做什么？”

“做强盗。”

对话停止了。老人好象在深思细想。他丝毫不动，也不放松巴纳斯山。

那年轻的匪徒，矫健敏捷，象一头被铁夹子夹住了的野兽，不时要乱蹦一阵。他突然挣一下，试一个钩腿，拼命扭动四肢，企图逃脱。老人好象没有感到这些似的，用一只手抓住他的两只手臂，镇定自若，岿然不动。

老人深思了一段时间，才定定地望着巴纳斯山，用温和的语调，在黑暗中向他作了一番语重心长的劝告，字字进入伽弗洛什的耳朵：

“我的孩子，你想啥也不干，便进入最辛苦的人生。啊！你说你闲游浪荡，还是准备劳动吧。你见过一种可怕的机器吗？那东西叫做碾片机。对它应当小心，那是个阴险凶恶的东西，假使它拖住了你衣服的一只角，你整个人便会被卷进去。这架机器，便象是游手好闲的习惯。不要去惹它，在你还没有被卷住的时候，赶快避开！要不，你便完了，不用多久，你便陷在那一套联动齿轮里。一旦被它卡住，你便啥也不用指望了。你将受一辈子苦。懒骨头！不会再有休息了。不容情的苦工的铁手已经抓住了你。自己挣饭吃吧，找工作做吧，尽你的义务吧，你不愿意！学别人那样，你不高兴！好吧！你便不会和大家一样。劳动是法则。谁把它当作麻烦的事来抗拒，谁就会在强制中劳动。你不愿意当工人，你就得当奴隶。劳动在这一方面放松你，只是为了在另一方面抓紧你，你不肯当它的朋友，便得当它的奴才。啊！你拒绝人们的诚实的疲劳，你便将到地狱里去流汗。在别人歌唱的地方，你将哀号痛哭。你将只能从远处，从下面望着别人劳动，你将感到他们是在休息。掘土的人、种庄稼的人、水手、铁匠，都将以天堂里的快乐人的形象出现在你眼前的光明里。铁砧里有多大的光芒！使犁、捆草是一种快乐。船在风里自由行驶，多么欢畅！你这个懒汉，去锄吧，拖吧，滚吧，走吧！挽你的重轭吧，你成了在地狱里拖车的载重牲口！啊！什么事都不干，这是你的目的。好吧！你便不会有一个星期，不会有一天、不会有一个钟点不吃苦受罪的。你搬任何东西都将腰酸背痛。每过一分钟都将使你感到筋骨开裂。对别人轻得象羽毛的东西，对你会重得象岩石。最简单的事物也会变得异常艰巨。生活将处处与你为敌。走一步路，吸一口气，同样成了非常吃力的苦活。你的肺将使你感到是个百斤重的负担。走这边还是走那边，也将成为一个待解决的难题。任何人要出去，他只要推一下门，门一开，他便到了外面。而你，你如果要出去，便非在你的墙上打洞不可。要上街，人家怎么办呢？人家走下楼梯便成了，人人都是这样；而你，你得撕裂你床上的褥单，一条一条地把它接成一根绳子，随后，你得从窗口爬出去，你得临空吊在这根绳子上，并且是在黑夜里，在起狂风、下大雨、飞砂走石的时候，并且，万一那根绳子太短，你便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下去，掉下去。盲目地掉下去，掉在一个黑洞里，也不知道有多深，掉在什么东西上面呢？下面有什么便掉在什么上面，掉在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上面。或者你从烟囱里爬出去，烧死了活该；或者你从排粪道里爬出去，淹死也活该。我还没有跟你说有多少洞得掩盖起来，多少石头每天得取下又放上二十次，多少灰渣得藏在他的草荐里。遇到一把锁，那个有钱的先生，在他的衣袋里，有锁匠替他做好的钥匙。而你呢，假使你要过去，你便非作一件杰出的惊人作品不可，你得拿一个大个的苏，把它剖成两片，用什么工具呢？你自己去想办法。那是你的事。随后，你把那两片的里面挖空，还得小心谨慎，不让它的外表受损伤，你再沿着周围的边，刻出一道螺旋纹，让那两个薄片，象一盖一底似的，能严密地合上。上下两片这样旋紧以后，别人便一点也猜不出了。对狱监们，因为你是受到监视的，这只是一个大个的苏；对你，却是个匣子。你在这匣子里放什么呢？一小片钢。一条表上的发条，你在发条上已凿出了许多齿，使它成为一把锯子。这条藏在苏里的锯子，只有别针一般长，你能用来锯断锁上的梢子，门门上的横条，挂锁上的梁，你窗上的铁条，你脚上的铁镣。这个杰作告成了，这一神奇的工具做成了，这一系列巧妙、细致、精微、艰苦的奇迹全完成了，万一被人发觉是你干的，你会得到怎样的报酬呢？坐地牢。这便是你的前程。懒惰，贪图舒服，多么险恶的悬崖！什么事

也不干，那是一种可悲的打算，你知道吗？无所事事地专靠社会的物质来生活！做一个无用的、就是说有害的人！那只能把我们一直带到绝路的尽头。当个寄生虫，结果必然是不幸。那种人只能变成蛆。啊！你不高兴工作！啊！你只有一个念头：喝得好好的，吃得好好的，睡得好好的。你将来只能喝水，吃黑面包，睡木板，还要在你的手脚上铆上铁件，教你整夜都感到皮肉是冷的！你将弄断那些铁件，逃跑。这很好。你将在草莽中爬着走，你将象树林中的野人一样吃草。结果你又被逮回来。到那时候，一连好几年，你将待在阴沟里，一条链子拴在墙上，摸着你的瓦罐去喝水，啃一块连狗也不要吃的怪可怕的黑面包，吃那种在你到嘴以前早已被虫蛀空了的蚕豆。你将成为地窖里的一只土鳖。啊！可怜你自己吧，倒霉的孩子，这样年轻，你断奶还不到二十年，也一定还有母亲！我诚恳地奉劝你，听我的话吧。你要穿优质的黑料子衣服、薄底漆皮鞋、烫头发、在蓬松的头发里擦上香油、讨女人的喜欢、显得漂亮。结果你将被推成光头，戴一顶红帽子，穿双木鞋。你要在指头上戴个戒指，将来你会在颈子上戴一面枷。并且，只要你望一眼女人，便给你一棒子。并且，你二十岁进去，五十岁出来！你进去时是小伙子，绯红的脸、鲜润的皮肤、亮晶晶的眼睛、满嘴雪白的牙齿、一头美丽的乌发，出来的时候呢，垮了，驼了，皱了，没牙了，怪难看的，头发也白了！啊！我可怜的孩子，你走错路了，懒鬼替你出了个坏主意，最艰苦的活计是抢人。相信我，不要干那种当懒汉的苦活计。做一个坏蛋，并不那么方便嘛。做一个诚实人，反而麻烦少些。现在你去吧，把我对你说的话，仔细想想。你刚才想要我的什么东西？我的钱包。在这儿。”

老人放了巴纳斯山，把他的钱包放在他手里，巴纳斯山拿来托在手上掂了一阵，随后，以一种机械的谨慎态度，把它揣在他骑马服后面的口袋里，好象是他偷了来的。

老人说了这番话又做了这件事后，便转过背去，安详地继续他的散步。

“傻老头儿！”巴纳斯山嘟囔着。

那老人是谁？读者想必早已猜到了。

巴纳斯山呆呆地望着他消失在朦胧的夜色中。这一凝视必然给他带来不幸。

老人往远处走去，这时，伽弗洛什却从近处来了。

伽弗洛什向旁边望了一眼，看见马白夫公公仍坐在石凳上，象是睡着了。那野孩随即从他的草窠里钻出来，隐在黑影里，一直向呆立着的巴纳斯山的背后爬去。他便这样到了巴纳斯山的身边，没有被看见，也没有被他听见，他轻轻把他的手伸进那身优质黑料子骑马服后面的口袋里，抓住那个钱包，缩回手，再爬回来，象一条在黑暗中溜跑的蛇。巴纳斯山原没有任何理由需要警惕，并且是生平第一次在想问题，便一点也没有发觉。伽弗洛什回到马白夫公公身边时，便把钱包从篱笆上面丢过去，连忙跑开。

钱包落在了马白夫公公的脚上，把他惊醒了。他弯下腰去，拾起钱包。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把它打开来看。那是个分成两格的钱包，一格里有些零钱，另一格里有六枚拿破仑。

马白夫公公大吃一惊，把这东西拿去交给了他的女仆。

“这是天上掉下来的。”晋卢塔克妈妈说。

youth整理校对



[返回上页](#)